

菜花 孙犁

每年春天，去年冬季贮存下来的大白菜，都近于干枯了，做饭时，常常只用上面的一些嫩叶，根部一大块就放置在那里。一过清明节，有些菜头就会鼓胀起来，俗话叫做菜怀胎。

慢慢把菜帮剥掉，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，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。把根部铲平，放在水盆里，安置在书案上，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。

菜花，亭亭玉立，明丽自然，淡雅清静。它没有香味，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。色彩单调，因此也就没有斑驳。平常得很，就是这种黄色。但普天之下，除去菜花，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。

今年春天，因为忙于搬家，整理书籍，没有闲情栽种一株白菜花。去年冬季，小外孙给我抱来了一个大旱萝卜，家乡叫做灯笼红。鲜红可爱，本来想把它雕刻成花篮，撒上小麦种，贮水倒挂，像童年时常做的那样。也因为杂事缠身，胡乱把它埋在一个花盆里了。一开春，它竟一枝独秀，拔出很高的茎子，开了很多的花，还招来不少蜜蜂儿。

这也是一种菜花。它的花，白中略带一点紫色，给人一种清冷的感觉。它的根茎俱在，营养不缺，适于放在院中。正当花开得繁盛之时，被邻家的小孩，揪得七零八落。花的神韵，人的欣赏之情，差不多完全丧失了。

今年春天风大，清明前后，接连几天，刮得天昏地暗，厨房里的光线，尤其不好。有一天，天晴朗了，我发现桌案下面，堆放着蔬菜的地方，有一株白菜花。它不是从菜心里长出，而是从横放的菜根部长出，像一根老木头长出的直立的新枝。有些花蕾已经开放，耀眼地光明。我高兴极了，把菜帮菜根修了修，放在水盂里。

我的案头，又有一株菜花了。这是天赐之物。

家乡有句歌谣：十里菜花香。在童年，我见到的菜花，不是一株两株，也不是一亩二亩，是一望无边的。春阳照拂，春风吹动，蜂群轰鸣，一片金黄。那不是白菜花，是油菜花。花色同白菜花是一样的。

一九四六年春天，我从延安回到家乡。经过八年抗日战争，父亲已经很见衰老。见我回来了，他当然很高兴，但也很少和我交谈。有一天，他从地里回来，忽然给我说了一句待对的联语：丁香花，百头，千头，万头。他说完了，也没有叫我去对，只是笑了笑。父亲做了一辈子生意，晚年退休在家，战事期间，照顾一家大小，艰险备尝。对于自己一生挣来的家产，爱护备至，一点也不愿意耗损。那天，是看见地里的油菜长得好，心里高兴，才对我讲起对联的。我没有想到这些，对这幅对联，如何对法，也没有兴趣，就只是听着，没有说什么。当时是应该趁老人高兴，和他多谈几句的。

没等油菜结籽，父亲就因为劳动后受寒，得病逝世了。临终，告诉我，把一处闲宅院卖给叔父家，好办理丧事。

现在，我已衰暮，久居城市，故园如梦。面对一株菜花，忽然想起很多往事。往事又像菜花的色味，淡远虚无，不可捉摸，只能引起惆怅。

人的一生，无疑是个大题目。有不少人，竭尽全力，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。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，一篇像案头菜花一样的散文。菜花也是生命，凡是生命，都可以成为文章的题目。

1988年5月2日灯下写讫

海棠花 季羨林

早晨到研究所去的路上，抬头看到人家的园子里正开着海棠花，缤纷烂漫地开成一团。这使我想到自己故乡院子里的那两棵海棠花，现在想也正是开花的时候了。

我虽然喜欢海棠花，但却似乎与海棠花无缘。自家院子里虽然就有两棵，但是要到记忆里去搜寻开花时的情景，却只能搜到很少几个断片。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一个黄昏，在家南边一个高崖上游玩，向北看，看到一片屋顶，其中纵横穿插着一条条的空隙，是街道。虽然也可以幻想出一片海浪，但究竟单调得很。可是在这一片单调的房顶中却蓦地看到一树繁花的尖顶，绚烂得像是西天的晚霞。当时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，其中还夹杂着一点儿渴望，渴望自己能够走到这树下去看上一看。于是我就按着这一条条的空隙数起来，终于发现，那就是自己家里那两棵海棠树。我立刻跑下崖头，回到家里，站在海棠树下，一直站到淡红的花团渐渐消逝到黄昏里去，只朦胧留下一片淡白。

但是这样的情景只有过一次，其余的春天我都是在北京度过的。北京是古老的都城，尽有许多机会可以作赏花的韵事，但是自己却很少有这福气。我只到中山公园去看过芍药，到颐和园去看过一次玉兰。至于海棠，不但是很少看到，连因海棠而出名的寺院似乎也没有听说过。北京的春天是非常短的，短到几乎没有。最初还是残冬，可是接连吹上几天大风，再一看树木都长出了嫩绿的叶子，已经是夏天了。

夏天一来，我就又回到故乡去。院子里的两棵海棠已经密密层层地盖满了大叶子，很难令人回忆起这上面曾经开过团团滚滚的花。晚上吃过饭后，就搬了椅子坐在海棠树下乘凉，从叶子的空隙处看到灰色的天空，上面嵌着一颗一颗的星。这时候，自己往往什么都不想，只让睡意轻轻地压上眉头。等到果真睡去半夜里再醒来的时候，往往听到海棠叶子窸窸窣窣地直响，知道外面下雨了。

似乎这样的夏天也没有能过几个。六年前的秋天，当海棠树的叶子渐渐地转成淡黄的时候，我离开故乡，来到了德国。一转眼，在这个小城里，就住了这么久。我们天天在过日子，却往往不知道日子是怎样过的。以前在一篇什么文章里读到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们从现在起要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了。”当时颇有同感，觉得自己也应从即时起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了。但是过了一些时候，再一回想，仍然是有些捉摸不住，不知道日子是怎样过去的。到了德国，更是如此。我本来是下定了决心用苦行者的精神到德国来念书的，所以每天除了钻书本以外，很少想到别的事情。可是现实的情况又不允许我这样做。而且祖国又时来入梦，使我这万里外的游子心情不能平静。就这样，在幻想和现实之间，在祖国和异域之间，我的思想在挣扎着。不知道怎样一来，一下子就过了六年。

哥廷根是有名的花城。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春天，这里花之多就让我吃惊。家家园子里都挤满了花。五颜六色，锦似的一片。但是我却似乎一直没注意到这里也有海棠花。原因是，我最初只看到满眼繁花，多半是叫不出名字，因而也就不分什么花什么花，只是眼花缭乱而已。

但是，真像一个奇迹似的，今天早晨我竟在人家园子里看到盛开的海棠花。我的心一动，仿佛刚睡了一大觉醒来似的，蓦地发现，自己在这个异域的小城里住了六年了。乡思浓浓地压上心头，无法排解。

在这垂尽的五月天，当心里填满了忧愁的时候，有这么一团十分浓烈的乡思压在心头，令人感到痛苦。同时我却又爱惜这一故乡思，欣赏这一故乡思。它使我想到了：我是一个有故乡和祖国的人。故乡和祖国虽然远在天边，但是现在它们却近在眼前。我离开它们的时间愈远，它们却离我愈近。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，我是多么想看到它呀！把祖国召唤到我眼前来的，似乎就是这海棠花，我应该感激它才是。

晚上回家的路上，我又走过那个园子去看海棠花。它依然同早晨一样，缤纷烂漫地开成一团。它似乎一点也不理会我的心情。我站在树下，呆了半天，抬眼看到西天正亮着海棠花一样红艳的晚霞。

1941年5月29日 德国哥廷根
(取材于季羨林的同名散文)

《与青年同行》题辞 柳磬如

我常做着梦。童年做青春的梦，而今两鬓斑白，梦里的青春依然离奇，瑰丽，杂乱。

我常忆着过往，又慕着将来。当一个人只剩下回忆的时候，不得已投向将来之时，那大约是寂寞的无聊，徒自排遣到非存在的时间去。

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。不寂寞，不斗争，没有经历斗争而后的绝望，鲁迅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。

公寓楼前的花儿，早谢了。带露折花，我唯不能够，况且它的衰谢。在它长出新叶，绮错也算繁茂，枝干尚无硕大的夏夜纳凉时，我不想它的繁花，不嫌它的孤单。它的瘦硬之姿，直刺夜空，月亮不遮它的眼，夏虫低吟，灯光恍过了泛黄，如此离奇的美丽，年复一年，蛊惑我。

我不经意地被蛊惑。以前是梦的小花，现在是绿的树。

也许他们要哄骗我的一生，这使我不得不警觉。因此，将梦的小花编成《花朝节的纪念》，将孤单的树扩展到《与青年同行》。至于被胡适之雅称之为“死语言”要痛打而后快的旧式文学，我不免多出好感，叠加起来，十有五年，遵照祖上读书的南轩，颜其名曰《南轩诗文》。

今年的夏日，雨后天晴，守住这偌大的图书馆，收拾杂乱的残梦，在纷扰中要寻出一点闲情来，委实不容易。

至于未来是什么，无从得知。弃了繁华的梦，扔了它的美丽的离奇罢，与过去决裂，再不敢寄希望于将来。然而偏偏在这个途中，我被青年哄骗了，一群的青春的笑声，从夜空撒落在地上，凝成一团，要逼倒碧树，挖出它的根，剁细，煎水，为的是救青年近来害的病。这种病，来如瘟疫，防不胜防，众人避之无不及。企业家咒诅它的来自高校，学者教授校长这类大人先生却说是社会传来的，农民也不急往城里赶，有良心的政治家要改革，但他们一时找不出良药，于是我做起了所谓的“遵命医生”。不过，我的法子简单，一是摸清症状，做充分的调查；二是索性豁出几条人命去，作现代生物学上的解剖，直直的挖出一条救人的道来。

梦里我也知道它的虚幻，无所谓“遵命医生”。

不过，这回的时间长。想起溺水之人死死抓住上游漂来的杂草，我仿佛是溺水的人，也死死地向醒的人喊着，应者寥寥，最后的，自己醒了。

做梦，也是做事。我非庄子的圣人，故还是有梦，爱我那离散的梦。

说来也是因缘。就连这样的做梦，也能吸住几个青年的注意和信任。

有青年的注意，于我的生命是大喜欢。

有青年的信任，于我的生命是大痛苦。

新生的，迟暮的，正年青的，老朽不可雕者，樗拥肿不经用者，……，青年们说，凡此一切，都要较量，比试一番，斗争也是有的。

文人，才女，企业的董事，新式农民，县镇二流子，街道懒汉，学者，政客，穿梭不停的交际花，……青年们说，都要比量，拿出来溜一溜，有必要准备战斗。

于是，我加入了这个行列。

曾经的荣幸，做了他们的几回导师。

我从土地上仰望夜空，繁星满天。一梦醒来，万道霞光。

直到这时，我相信星空的事业，相信青年的事业。许之一生，期之万祀。

北方的麦田一望无垠，南方的稻子金黄遍野，火车疾驰扑来，或是实践中路过，看它们一眼，便增就几倍自信。这山斜映那山的翠竹，伟岸的松树，浑厚的群山，还有千山一碧、万古长青的林海，我为此做有兴叹的诗篇。至于奔流不息的大河，碧波荡漾的湖水，像春雷般怒吼，挟带血腥的浪花，猛地拨刺岩石的壁垒的海水，汹涌澎湃，浩浩荡荡，无声的山川，无声的夜空，只好不得不响起。

不必揖颂，不必凯歌。那是我们的中国！

今夜的梦里，我又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。

二〇一四年夏日，写于韩国首尔。

《与青年同行》收录近十年带领青年学生社会实践的文字。

馮健教授《梅音詩集》序 柳磬如

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馮健教授新校所自定詩梅音集付余，以謂吾與君之交，天下莫不聞，宜序吾文莫君若。

教授其為詩主摹象，發蒼穎，家誠齋而戶隨園，切畫苑而通書道，性靈警拔，興逸高致，務從己出，而有以自達於其心，非斤斤于詩人之言所有，此可久而論定者也。往者舊學以桐城江西為蕪限，今人視若敝屣之已久，而新學途轍，定勢尤未為平識。於是時也，馮君崛起于蘇北江左之區，獨吟詠承繼于京師北庠之上，披露心腑，誓山靈而瀆水神，掩花草，弄光輝，而以通才周智為之論列，經緯往復，不一切循其矩度，而悃悃述情，漸入豐茂。以此見詩風之變日新，而志士豪傑所由卓然獨立，固在此而不在彼。讀馮君之詩者，亦可得而知之矣。

教授入北大讀博士，余適碩士，論文或當於二十前年，而因緣於此，今惟逾二載。復比鄰居，環堵桑戶，儵然物外，或可盡挹其蘊，待他日曲盡其妙者，排沙簡金，往往見寶，為可喜也。及其際也，未嘗見其矜飾之容，矯激之論，而介然皦然，極物變而不喪所守，心敬而異之。泊然寡營，于時無競，而世人所刻意並力以求而不可必者，君皆得之若固有，豈莊生所謂天鬻者耶？讀是集者，蓋知其嘗受知于馮亦吾、徐培晨二公，二公皆特立獨行者。淵源有自，而其涵濡於庭訓，又已豫也。至若晨夕暱語，日以藝事切磨，恒以人情道義相屬，為余所兄事之，幸之何如！

教授專精于規劃藝術，而隱於詩，放於書畫，不亦然乎！君引之以為同好，然余常憂生歎死，家無長物，追光跡影，水無盈時。既而究乎人才盛衰消息之數，所謂救政學之敝，而酌新舊之變，著明鄉村風俗之大者，揆幾度務，擘畫古今，恒兀兀以窮年，物議浸陵，舉世同辭，又可歎也。

嗚呼！士之敝也，蓋相率不能以有所為，固若舉國空無人焉者。實以文論，兼以行者，不得謂其絕無人，而吾徒二三人者，不得遂謂賢於天下也。夫士之超出一世而莫可逮焉者，如此其不易也。古猶夫今耳。今人不能自比于古人，不取以今人之所為，上與古人衡議得失，此間闕然無識與夫專門而自聖者同。苟不欲專己自聖而自覺其無以甚異於今人，又頗時時折衷于古人而求其是，而量其身之可以安。如之何而可也？曰：德者恒其德，業者恒其業，不苟于榮利，不馳于聲華，如是而已矣。余向之所欲書而又不深為者，舊長者陳，乃推論並世人才淑漓出入之漸，與夫善人君子之升降所由以為教授賀，而即以樂其天人相遭之境，因以明吾之區區願學而莫能保其終者，則以事事不及君子之恒久貞勝，為可愧報也。是為序

（江右柳磬如 庚子秋日）